

武冈二邓先生与晚清书院教育*

肖永明**

- I. 序
- II. 二邓昌文：晚清历史舞台上的二邓先生
- III. 晚清书院的危机与书院改制
- IV. 二邓先生的书院教育生涯

【국문초록】

청대 말기 저명한 시인 등보륜(鄧輔綸), 등역(鄧繹) 형제는 당시 시단(詩壇)의 대가로서 오랫동안 서원 교육에 종사하였으며, 서원과 밀접한 인연을 맺고 있었다. 서원 교육에 있어서의 이등 선생의 생애를 연구하는 것은 중국 근대 사회의 변천에 따른 전통 사인(士人)의 생활 양상 및 정신세계를 이해하는 데 도움이 된다. 그들은 전통 서원 교육이 시대의 격변과 더불어 끊임없이 변화하는 과정을 몸소 경험하고 지켜보았기에, 이러한 과정을 구체적으로 살펴볼 수 있는 중요한 시각을 제공한다.

주제어 : 등보륜, 등봉, 시인, 만청, 서원교육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院长, 教授 / wyythsl@126.com

I. 序

二邓先生是指清末著名诗人邓辅纶·邓绎兄弟。邓辅纶(1829-1893)字弥之,邓绎(1831-1900)又名辅绎,字葆之,又字辛眉,湖南武冈州南乡大甸人。早在少年时代,兄弟二人与王闿运·李篁仙·龙汝霖创立“兰林词社”,有“湘中五子”之称。此后,他们倡创与同光体齐名的“湖湘诗派”,在晚清诗坛产生重大影响。邓辅纶著有《白香亭诗集》等,邓绎著有《云山读书记》·《藻川堂诗文集》等。在当时,二邓先生与王闿运一道,被谭嗣同视为“庶可抗颜”国朝诗坛的湖南诗人。¹⁾王闿运甚至在《邓郎中墓志铭》中称“曾胡讲武,二邓昌文。群贤响应,济济翩翩”,²⁾将二邓先生与声名显赫·地位崇隆的湘军统领曾国藩·胡林翼并举。这可能有感情因素在,甚至不排除王·邓两家联姻的这一特殊因素,但王闿运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无据。

二邓先生都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少年时代兄弟均就读城南书院;中年以后,邓辅纶先后主讲武冈观澜书院·峡江书院·新宁书院·衡阳东洲船山书院·靖州鹤山书院,任山长于武冈希贤精舍·南京文正书院,最后病逝于文正书院讲舍。邓绎先后主讲长沙校经堂·河南致用书院·武冈希贤精舍·武昌两湖书院。二邓先生以当时的诗坛名家长期从事书院教育,讲学的书院遍及湖南·湖北·河南·江苏等省,既有僻处湘西南一隅由地方乡贤创办的乡村书院,又有由地方大员创办的州府·省级书院,在晚清书院教育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研究二邓先生的书院教育生涯,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传统士人的生活样态·精神世界。同时,二邓先生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其主要活动正处于书院制度发展演变的末期。就在邓绎病逝的第二年,朝廷诏令书院改制,延续千年的中国书院制度被废止。可以说,

1) 周清澍:《再释陈寅恪〈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4期。

2) 王闿运:《邓郎中墓志铭》,见朱则杰《晚清作家集外诗文辑考》,《阅江学刊》2011年第4期。

二邓先生的书院教育生涯是在书院制度的夕阳余晖中度过，他们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传统的书院教育因应时代巨变而不断调适、变化而走向改制的过程，他们的书院教育生涯为我们具体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点。

II. 二邓昌文：晚清历史舞台上的二邓先生

二邓先生父亲邓仁堃(1804-1866)为道光五年(1825)拔贡，在四川綦江等地任知县，咸丰初年任江西南昌知府，署督粮道，后兼署摄布政使·按察使，所到之处皆政声卓异。任职江西时，配合江中源·曾国藩·罗泽南等抵御太平军。邓仁堃在江西为官的经历，对后来二邓先生的交游产生了影响。

邓辅纶生于其父邓仁堃綦江知县官舍。“幼有神慧”，³⁾ 五岁能诗，十三岁入泮，十五岁补州学廪生，后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在这里，邓辅纶的才华得以显现，“同郡邓显鹤·湘阴左宗棠叹为异材”⁴⁾。他与胞弟邓绎一道结交了王闿运·李篁仙·龙汝霖等一批才俊之士。他们志趣相投·恃才放旷，在共同的求学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辅纶曾与王闿运“于岁暮同走衡阳风雪中，宿废寺或逆旅，酌酒谈诗以为乐”。他们意气风发，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结“兰林词社”，号为“湘中五子”，以弱冠之龄在在当时文坛崭露头角，并以五人核心形成湖湘诗派，在晚清诗坛名动一时。作为湖湘诗派领袖之一，邓辅纶有《白香亭诗集》三卷传世，刻本甚多，流传甚广。其诗作在当时和后来都颇受推崇。⁵⁾ 王闿运在《论作诗之法》中就将邓辅纶与魏源之诗并提，称“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⁶⁾ 学者费行简(1871-1954)在《近代名人小传》中称邓辅纶“蔚然为一代大宗”⁷⁾。近代江西派词人·画家，清末任江苏

3)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卷九，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160页。

4)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卷九，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425页。

5) 萧晓阳《湖湘诗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66-184页。

6)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9月，第367页。

7)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5页。

提学使兼上海夏旦·中国公学等校监督的夏敬观(1875-1953)称“贤同间湘人能诗者,推武冈邓先生弥之·湘潭王先生壬秋。……两先生颇异趣,然皆造诣卓绝,神理綽邈。”⁸⁾

作为诗人,邓辅纶影响很大,不少诗作传诵一时。但他的仕途却并不顺畅。邓辅纶为咸丰元年(1851)副贡生,后以助饷叙用为内阁中书至京城。太平军进攻江西时,他回家乡组织“宝庆同志军”帮助父亲守卫南昌城。咸丰六年(1856),又奉命率领“江军”在抚州·湖口等地与太平军作战,虽多次取胜得立战功,但最终全军覆没。邓辅纶遭到弹劾被革职并调五级留用。

咸丰八年,邓辅纶进入曾国藩幕府。第二年,又进入权臣肃顺幕府,与王闿运等一道成为“肃门湖南六子”之一。此时,因曾国藩奏请,任浙江候补道。咸丰十年赴任后,受浙江巡抚王有龄委派巡城。咸丰十一年,杭州城破,王有龄战死,邓辅纶在无法抵挡的情况下跳入护城河得以生还,徒步返回故里。因为此事,他再次受到弹劾。虽然经过左宗棠上奏说明,但仍在同治三年(1864)遭革职,只是不再另加惩处。

短短数年间,连续两次遭到弹劾被免官,给志在经纶天下的邓辅纶以巨大打击。仕途的挫折,使邓辅纶在壮年就心灰意冷,绝意仕途。或退隐乡间,闭门著述,或四处游历·诗酒唱和·讲学授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邓辅纶开始了他的书院教育生涯。

邓绎为邓仁堃次子,邓辅纶胞弟,又名辅绎,字保之,又字辛眉。“君髻龄颖秀,五岁能诗”,弱冠之年与其兄一起就读于城南书院,同结“兰林词社”,为“湘中五子”之一。其才情学识在当时引人瞩目,“声誉之美,远近推襟。”⁹⁾太平军兴,曾在武冈组织抵抗太平军。同治初年,入左宗棠幕府,以军功得员外郎衔,为浙江知府并赏花翎。后因花翎一事多有曲折,邓绎辞不受命。¹⁰⁾同治五年,服父丧回到武冈乡间,闭门读书,“博览篇籍,口吟手披,凡所经

8) 陈锐《抱碧斋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页。

9) 王闿运:《邓郎中墓志铭》,见朱则杰《晚清作家集外诗文辑考》,《闽江学刊》2011年第4期。

10) 《湖湘诗派研究》。

览数十万卷”，撰著《井言》《云山读书记》数百万言。《云山读书记》分内学·外治·谭艺三部分：“曰内学，言德行；曰外治，言政事也；其曰谭艺，皆言语文学之支流”。¹¹⁾ 光绪四年，邓绎东游浙江·江苏·江西三省，“以周览时会，观时吏治得失，以扩其忧世之志，而内证其所学”¹²⁾。光绪八年后，应陈宝箴·张之洞等人之邀，主讲长沙校经堂·河南致用书院·武冈希贤精舍·武昌两湖书院等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还居故里，直至终老。

邓绎有很深的儒学造诣，自少壮起就“有志圣学”，“学必以邹鲁为归”。¹³⁾ 他继承儒家经世致用传统，“思为宏简之学以周世用”，¹⁴⁾ 孜孜矻矻，勤于著述，“意在修明学术，裨补当世”。¹⁵⁾ 一生作诗万余首，留下《藻川堂诗集》《云山读书记》《藻川堂谭艺》《藻川堂文集》等著作。

III. 晚清书院的危机与书院改制

书院制度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书院起源于唐，定型于宋，兴盛于元明清，到清代后期逐渐衰落，最终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诏令书院改制为学堂，在中国历史上存续千余年之久的书院在制度层面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代是书院鼎盛时期。从地域分布看，除了新疆·西藏的个别地区之外，书院已经在全国各省普及。从数量上看，除了重建·修复的前代书院之外，清代新建的书院就达到了3700多所。¹⁶⁾

11) 邓绎：《云山读书记·引》，《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

12) 邓绎：《东游诗序》，《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3) 邓绎：《夏两粤制军张香涛之洞》，《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14) 邓绎：《东游诗序》，《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5) 邓绎：《东游诗序》，《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6)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同治·光绪时期是书院发展的最后阶段。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之后，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书院出现了短暂的复兴。据白新良先生的统计，同治年间新建书院366所，修复·重建前代书院14所；光绪年间新建书院671所，修复重建前代书院安1所，两朝新修·修复前代书院合计1062所，超过清代兴建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¹⁷⁾从数量上看，同光时期书院数量快速增长，呈现繁荣·兴盛的景象。

但是，这一时期书院的兴盛之中也潜伏着种种危机。从整体上看，从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清代书院定位就发生变化，日益蜕变为科举的附庸，书院教学以考课应试为目标。宋明以来以强调品德养成·人格修炼·明理求道，主张自由讲学，追求学术创新，倡导有教无类，师生之间感情笃厚·相互切磋·共进于道为主要特征的书院精神逐渐丧失，出现了种种弊病。这种情况，到晚清时期愈发严重，书院发展出现了种种乱象。

一方面，不少士子志趣卑陋·格局低下，汲汲于科举功名，一味贪图膏奖，而对于明德新民·修己治人之事则弃置不顾，悖离了学者为学的宗旨。对书院的士习与学风，当时学者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今之应书院课者，惟八比五言之是务，弃浅固陋，逐末忘本，甚者较膏奖之多寡，争名第之先后，叫嚣拍张，以长傲而损德，则书院反为诸生病矣，何教化之足云？”¹⁸⁾“士子以儗薄相高。其所日夕呶呶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¹⁹⁾“颓废无志，率乱学规，剿袭冒名，大雅扫地矣。”²⁰⁾生徒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生徒志趣·学风如此，书院自然只能成为猎取功名利禄之所而难以培养明道济民的人才。

同时，也有一些书院的山长聘任不得其人，或者品行·学识不配其位，或

17)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18) 葛其仁：《书院议》，载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1页。

19)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100，《学校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598页。

20) 张之洞：《劝学篇》上，《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18页。

者“以疲癯充数”²¹⁾。道咸之际的桐城学者戴钧衡(1814-1855)在《桐乡院四议》中就批评当时书院山长遴选多有曲徇私情的情形：“元时山长与学正教谕并列为官选于礼部……近世则不然，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司主之，以科举相高，以声气相结，其所聘为山长者，不必尽贤者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有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而州县书院则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长悉有大吏推荐，往往经岁弗得见，以束修奉之上官而已。”²²⁾本应担负人才培养重责的山长职位成为人情交易的工具，甚至一些书院延聘的山长有“乡大夫之耄而无学，并经史之名不能悉数”者。²³⁾还有一些书院山长往往并不到院履职，只是遥领薪俸，书院教育师生朝夕相处，山长对生徒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特色已经无法体现，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更是无从谈起。乾隆元年(1736年)，清高宗曾发布上谕，明确书院山长的任职资格，在山长品行·学识及声望作出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²⁴⁾晚清书院山长选聘中的弊病，虽然并非普遍现象，但是这种情形的出现，说明当时书院制度已经弛废，朝廷的相关规定也成为一纸具文。

不仅书院生徒·山长，晚清书院教育内容也存在严重问题。科举考试内容越来越空疏僵化，与科举考试的紧密联系，登科入仕的功利导向，使不少书院教育内容拘囿于科举应试的狭小范围之内，仅将能够用于科举考试的作为孜孜以求的学问，其他一切有关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治国经邦的知识·技能都不列入教学的内容。当时有很多学者曾经痛陈这一病弊。郭嵩焘指出当时的情形是“一举科举程式被之书院，视若帖括取科名外无有学问者”，²⁵⁾曾

2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100，《学校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598页。

22) 戴钧衡：《桐乡院四议》，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5，《学校下》，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93页。

23) 黄以周：《史说略》卷四，《论书院》，载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6页。

24)《钦定学政全书·书院事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0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523页。

25)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卷十四，《送朱肯甫学使还朝序》，台北：台湾文海

在光绪十四年至十六年间任湖南学政的张亨嘉认为书院生徒“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所养非所用，导致了人才之衰·中国之弱。²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臣胡燏棻(1840-1906)上《条陈变法自强疏》，认为书院义塾除“八股试帖词赋经义而外，一无讲求”²⁷⁾，造成了士子精力的巨大浪费，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

尽管当时学者对书院制度弛废·士风卑陋·学风空疏的各种批判不乏愤激之辞，也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但是晚清书院弊端丛生，书院精神衰颓却是不争的事实。书院精神是书院发展的灵魂，违背书院精神的种种陋习相沿，致使书院内在活力逐渐丧失，出现了危机。更为重要的是，世风多随乎士习，士习亦可折射世风，从书院的士习与学风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已经整体呈现出衰世景象，整个中华文明的巨大危机已经隐隐浮现。很多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危机，逐渐意识到中华文明已经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种危机意识促使他们对书院教育进行反思，致力于变革书院·整治学风·端正士习。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甲午战争爆发，一场书院改革运动拉开序幕。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不少书院因势而变，顺势而为，依据不同的思路进行书院改革。有的书院课程以经史·性理之学为主，以文词为辅，力图破除旧书院之积习·抵制八股而发扬光大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有的书院以传播西学·西艺为主，引入讲习格致各学科；有的书院强调“中西兼课”，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在课程设置·分科设教和教法等方面体现出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的过渡；有的书院如广东万木草堂，以讲授中西学问为特点，兼具传统的书院形式与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介乎旧书院与新学堂之间。这些不同类型的书院，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是摒弃考课举业，务求学以致用。从改革的总体趋势看，都是由“中西兼课”，转为逐渐增加西学·实学课程。²⁸⁾

出版社，1983年版，第714-715页。

26) 张亨嘉，守沅集·夏朱其懿书，北平：香山慈幼院1936年刊本，第56页。

27) 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疏》，载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3页。

甲午战争以后,书院改革更是进入了新的阶段。朝野上下,指陈书院流弊的声音越来越大,李鸿章·李端棻等朝廷重臣,张之洞·胡聘之等地方督抚,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都指出书院士习卑陋·学风空疏·积习日深,难以成就真正的人才。不仅如此,当时的书院改革还由课程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社会上改书院为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书院与学堂名称的争论和角力中,书院最终被废止。²⁹⁾而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竟然是曾经于1888年创办广雅书院·于1890年创办两湖书院的张之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³⁰⁾1901年9月,朝廷采纳这一主张,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³¹⁾延续千余年的中国书院制度至此落下帷幕。

IV. 二邓先生的书院教育生涯

二邓先生从事书院教育的时间集中在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们的书院教育生涯是在晚清书院改制的背景下展开的。因为留存的史料有限,我们难以详细了解他们在书院活动的具体情况,只能简略地勾勒他们在武冈希贤精舍·靖州鹤山书院·衡阳东洲船山书院·金陵文正书院·河南致用书院·武昌两湖书院的教育生涯。

28) 夏俊霞:《论晚清书院改革》,《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9) 王建军:《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名称之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0) 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摺》,《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页。

31) 杨家骆:《清光绪朝文献汇编·光绪朝东华录》,台北: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4719页。

1. 二邓先生与武冈希贤精舍

同治十三年(1874), 武冈知州张宪和鉴于螯山书院书册未备, 斋舍狭窄, 与州中士人“厘田谷之入数为经课之用, 礼聘硕儒以为师长, 而购书于鄂·湘资讲习”, 在螯山书院祭祀周程张朱的五子堂东南面另建希贤精舍, “邓观察辅纶实经始其事”,³²⁾ 并担任山长, 主讲其中。

张宪和, 字文心, 浙江平湖人, 咸丰己未举人。他宗奉程朱理学, “其学以孔孟为归, 由清献而上溯濂洛关闽”³³⁾。“清献”是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平湖先贤陆陇其(1630年-1692年)的谥号。从张宪和应邓辅纶之邀所撰的《希贤精舍记》看, 希贤精舍尊奉的是周程张朱之学, 这也正是精舍以“希贤”命名的由来。在《记》文中, 张宪和为精舍诸生所谈到的为学工夫·路径, 都以朱熹·张栻之言为标准, 理学色彩非常浓厚: “窃尝闻之《大学》以致知为先务, 致知以读书为先务, 而读书之法在于循序而致精, 致精之本在于居敏而持志, 则子朱子言之矣; 夫敬者, 主一无适之谓也, 居无越思, 事靡他及, 则南轩宣公言之矣。下学上达之事, 朱子之记石鼓, 宣公之记岳麓者甚详, 学者诚由博文而约礼, 由致知而力行, 志伊学颜, 过则圣, 及则贤, 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焉。”³⁴⁾ 在《记》中, 张宪和还特意提及专宗朱熹理学的同乡先贤陆陇其。从中不难看出希贤精舍的办学宗旨·特色与育人理念。

在廷桂所作的《希贤精舍记》中, 还谈到精舍的建设“大指仿文忠公箴言书院成法而行之, 盖欲绍绝学于废坠之余, 培人材于中兴之会”³⁵⁾。邓绎在《希贤堂记》中也花费不少笔墨称颂胡林翼创建箴言书院一事,³⁶⁾ 比照·对标的

32) 张宪和:《希贤精舍记》,《光绪《武冈州志》卷37,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285页。

33) 张德昌:《署武冈知州张侯宪和遗爱亭碑记》,《光绪《武冈州志》卷37,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282页。

34) 张宪和:《希贤精舍记》,《光绪《武冈州志》卷37,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285页。

35) 廷桂:《希贤精舍记》,《光绪《武冈州志》卷37,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295页。

意味相当明显。箴言书院位于湖南益阳瑶华山麓，由中兴名臣·湘军统领胡林翼于咸丰三年(1853)创立。箴言书院的教育在注重经史研习的同时，强调立身之本与治事能力的培养。首任山长所订立的《箴言书院学程》分经史·立身·治事·为文四门，其中“治事”门，包含军事·地舆·政治·农桑四类书目，多属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这与当时许多以科举为鹄的·以帖括时文为教学内容的书院是有明显区别的。希贤精舍以箴言书院为效法对象，在精神取向·教学内容方面应当有近似之处。

这一点，在知州张宪和《希贤精舍记》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作为精舍的创立者，张宪和解释为何要在原有的鳌山书院之外另创希贤精舍，二者异同之处何在。其中一段文字颇耐人寻味：“虽书院尊功令·专课制艺，精舍以穷经为专务，微若有异，然精舍之人材即书院之人材，未有入于精舍而不升于书院者，精舍之于书院二而一者也。”³⁷⁾ 这里暗含一个意思，精舍有异于书院之处，就是“以穷经为专务”，而不是“尊功令·专课制艺”。虽然张宪和并不希望突出精舍与书院这种差异，甚至还力图弥缝其间，落脚于二者的一致性。但这种差异又是他不能不点出的，否则就不能说明别创希贤精舍的必要性。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对希贤精舍的教学内容大致了解。精舍的教学刻意与科举制艺保持了距离，这应该也是当时许多书院的共同选择。

除了“穷经”之外，精舍生徒还把邓绎的《云山读书记》作为研读的内容。《云山读书记》是邓绎遍览群书，贯通经史诸子，潜心探究而撰写的读书札记，涉及立德修身·经邦济世与言语文学各方面。张宪和对此书爱不释手，推崇不已，“尽日夜之力以讽吟之，而见其渊然浩然者，几若与元气同流，而混融乎天人经籍之奥”。希贤精舍建立后，“因节录其书之系于劝学者数十条，第为二卷，刊示诸生，用广其明道授业之意”。³⁸⁾ 《云山读书记》被王闿运称颂为

36) 邓绎：《希贤堂记》，(光绪)《武冈州志》卷三十七，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290页

37) 张宪和：《希贤精舍记》，(光绪)《武冈州志》卷37，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2284页。

38) 张宪和：《节录〈云山读书记〉序》，(光绪)《武冈州志》卷37，清光绪元年(1875)刻

“诸出濂洛，暗符洛闽”³⁹⁾，具有理学的底色，既关注内学之“体”，又重视外治之“用”，与希贤精舍的办学旨趣非常契合，被选为教学内容也是很自然的事。

同治末年光绪初年，亦即在希贤精舍创立之初，邓绎一度受聘在精舍主讲《大学》，启迪士子。后来因邓绎远游四方，讲学中断。⁴⁰⁾光绪十三年(1887)到十五年，邓绎回到武冈，再次应邀主讲于希贤精舍。

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对二邓兄弟的“高才博学”“经术湛深，践履笃实”早有了解，尤其是读到邓绎在河南致用书院所撰《警士铎言》，深感钦佩。为此，他修书礼聘邓绎前往广东潮州金山书院主讲。这是张之洞在两广整饬书院行动的一部分。金山书院为同治年间新建，“本意讲求经古，旋以因循习俗，亦遂改课时文。院中学徒百人，不过从事帖括，希心捷获。因此他希望邓绎能够出任山长，“教以为己之学，崇实黜华，建端树义，以通经致用为勖，以躬行实践为归。”⁴¹⁾张之洞对邓绎非常看重·信任，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以张之洞的地位·阅历与识见，他对邓绎的品行·学识·能力·思想倾向的了解把握应当具有较大的准确性。这也表明，邓绎在河南致用书院的教育活动及其《警士铎言》所体现的教育理念，已经产生较大影响，获得较大的认同。

收到张之洞的聘书，邓绎感奋不已。但是希贤精舍礼聘在先，邓绎觉得义难辞谢，因此奉还金山书院聘书，仍旧每月讲学于希贤精舍。

主讲希贤精舍期间，邓绎留下了大量诗作⁴²⁾，以精舍及其建筑为题的有《希贤草堂讲学》《希贤精舍培风亭玩月地在去思亭上》《秋日培风亭高望》《朝霁登培风亭》《希贤楼晓望》。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作者讲学精

本，第2288页。

39) 邓辅纶：《云山读书记序》，《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

40) 邓绎：《夏两粤制军张香涛之洞》，《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41) 邓绎：《夏两粤制军张香涛之洞·附》，《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98页。

42) 邓辅纶：《白香亭诗集》卷2，《辛巳暮冬招潘筱农刺史清·张荫庐学博广榕过怡园赏梅》，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2页。

舍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的某些片段。

2. 邓辅纶与靖州鹤山书院·衡阳东洲船山书院·金陵文正书院

光绪九年(1883), 邓辅纶受靖州知州潘清(号筱农·小农)之聘, 主讲靖州鹤山书院。潘清为浙江山阴人, 同治十年(1871)年曾任武冈知州, 与邓辅纶素有交往, 光绪七年(1881)暮冬, 受邓辅纶之邀一起在武冈怡园赏梅。⁴³⁾ 鹤山书院建于宋宝庆元年(1225), 为宋代著名理学家魏了翁谪居靖州期间所创, 魏了翁还撰有《靖州鹤山书院记》记其事。后来曾经多次重建。邓辅纶在主讲鹤山书院期间, 举行了祭祀活动: “暮春既望, 谨率生徒释菜先儒魏文靖祠”。⁴⁴⁾ 这也是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

从光绪十三年(1887)到光绪十五年(1889)夏, 邓辅纶主讲于衡阳船山书院。《白香亭诗集》中有《己丑夏彭雪琴尚书玉麟由浙称疾还衡养疴。时余主讲东洲, 有感而作》等诗作。东洲书院位于衡阳城南东洲岛, 创建于乾隆二十六年。光绪十一年(1885), 兵部尚书彭玉麟将建于回雁峰下的船山书院迁建于东洲, 将东洲书院扩建为船山书院。邓辅纶主讲船山书院期间, 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的曾熙(1861-1930)从游门下。

光绪十五年(1889), 邓辅纶担任金陵文正书院首任主讲, 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去世于文正书院馆舍。当时, 邓辅纶早年在江西共同抗击太平军的挚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许振祜为纪念其恩师曾国藩, 在金陵创办文正书院, 邀请邓辅纶任主讲。邓辅纶离开船山书院, 欣然前往。他在文正书院时期的活动与交游, 在当时友人诗作中有所反映。如周清澍先生提到⁴⁵⁾, 陈三立·俞

43) 邓辅纶:《白香亭诗集》卷2,《癸未岁,余以筱农刺史聘,主讲靖州。暮春既望,谨率生徒释菜先儒魏文靖祠,散步先生鹤山书院诗原韵》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3页。

44) 邓辅纶:《白香亭诗集》卷2,《己丑夏彭雪琴尚书玉麟由浙称疾还衡养疴。时余主讲东洲,有感而作》,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6页。

45) 周清澍:《再释陈寅恪〈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4期。

明震等人从北京回湘经过南京,与邓辅纶等相聚,“日事游眺,一时盛会也”。⁴⁶⁾陈三立同邓辅纶等同游莫愁湖。⁴⁷⁾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日,邓辅纶病逝。《申报》报道称:“金陵文正书院山长邓弥之观察老境颓唐,兼染时气,卧病十余日,渐成不起之症,延至七月二十日酉时歿于中正街讲舍。”⁴⁸⁾《申报》的这一段文字,尤其是“老境颓唐”一词,充满凄凉萧索的意味,似乎不仅指向邓辅纶本人,也在暗示晚清书院的命运。

3. 邓绎与致用书院·两湖书院

光绪八年(1882),邓绎应陈宝箴之邀,赴河南武陟出任致用书院山长。当时,陈宝箴分守河北道,创建致用精舍:“不避僭妄,延访隼异有志之士,与为讨论,筑精舍以居之。储典籍,立规制,延师儒以为之导,使之优游于学问思辨之中,见诸行事,而希古者有用之学。”⁴⁹⁾精舍建成后,邓绎主讲其中,曾作诗《光绪岁壬午,致用精舍初成,河北道陈君右铭延予主讲,是秋李见荃秋赋领解,题诗勗之》。⁵⁰⁾他的《河北警士铎言》也作于这一时期,后来与陈宝箴所撰的《精舍记》《学规》《说学》诸篇汇刊作为精舍课士的材料。《河北警士铎言》曾得到张之洞的高度评价:“读河北致用书院尊撰《警士铎言》,笃雅纯粹,敬佩良深。”⁵¹⁾由此开启了邓绎与张之洞围绕书院教育的交往。

致用精舍标举“致用”,在办学宗旨与教学内容上都明确体现了这一特色:

46) 释敬安:《寄怀俞恪士观察江南并柬陈伯严吏部十二首并序》,《八指头陀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91页。

47) 陈三立:《莫愁湖四客图为梁节庵题》,潘益民·李开军《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48) 《申报》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廿日《老成日谢》条。

49) 陈宝箴:《河北致用精舍记》,载刘经富编著《陈宝箴诗文笺注·年谱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05页。

50) 邓绎:《光绪岁壬午,致用精舍初成,河北道陈君右铭延予主讲,是秋李见荃秋赋领解,题诗勗之》,《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51) 邓绎:《夏两粤制军张香涛之洞·附》,《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98页。

“参酌晁景迂·曾文正课程, 订立学规以明体达用为宗, 诵习经史外, 诗文·地輿·水利·农田·兵法, 凡关经世各书无不讲究”。⁵²⁾ 在七·八年之中, 邓绎·王少白两先生作为主事者, 为当地人才培养做出巨大贡献。当时, 武陟一地有河朔书院以考时艺, 有致用精舍以励实学, 各有偏重, 士习人才盛极一时。可惜的是, 后来致用书院也“改课时文试帖, 与他书院等矣”。⁵³⁾ 可见流俗力量之强, 科举帖括之学诱惑之大。

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邓绎主讲于湖北两湖书院。两湖书院为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创建, 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五门, 分由五位资深教习执教, 邓辅纶任理学教习。在此期间, 他留下《春日放舟诣新建两湖书院作》《登两湖书院读书楼作》《苍山吟和陈王两生同游洪山寺作》《仲冬晴霁两湖书院开学, 督抚学使为主人礼宾入馆, 多士翔集, 司道郡县咸来会焉》等一批反映书院师生活动的诗作, 后编成《两湖集》。⁵⁴⁾

52)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卷九，民国二十年刊本，第318页。

53)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卷九，民国二十年刊本，第318页。

54) 邓绎：《两湖集》，《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233页。

【참고문헌】

- 周清澍：《再释陈寅恪〈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
- 王闿运：《邓郎中墓志铭》，见朱则杰《晚清作家集外诗文辑考》，《阅江学刊》2011年。
-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卷九，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
- 萧晓阳《湖湘学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5页。
- 陈锐《抱碧斋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
- 邓绎：《云山读书记·引》，《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 葛其仁：《书院议》，载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王建军：《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名称之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
- 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摺》，《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邓辅纶：《云山读书记序》，《邓绎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卷九，民国二十年刊本，第318页。

Abstract

Wugang Deng Fulun, Deng Yi and Academy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 Yongming*

Brothers Deng Fulun and Deng Yi, famous poe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gaged in academy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as famous poets at that time, and formed an indissoluble bond with the academy. Studying Mr. Er Deng's academy education career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life styl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They hav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nd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academy education adapting, changing and reforming in response to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ir careers in academy education provide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is process in detail.

Key word : Deng Fulun(邓辅纶) Deng Yi(邓绎) Poet(诗人) Late Qing Dynasty(晚清)
Academy Education(书院教育)

논문 투고일: 2022. 11. 21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14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20

* Professor of Yuelu Academy / wythsl@126.com

